

写意

龚 静 读 画

龚 静 著



写意

龚 静 读 画

→ 龚 静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意: 龚静读画 / 龚静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8

(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)

ISBN 7-5633-4890-5

I. 写… II. 龚… III. 绘画—艺术评论—世界

IV. J2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056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24

印张: 9.5 插页: 6 字数: 192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5 200 册 定价: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艺术情思

——序龚静散文集《写意》

赵丽宏

龚
静
谈
画

世纪之交的时候,有一家报纸约我写文章,题目是《对未来生活的十种预测》。未来其实是难以预测的,预言家常常会成为后人的笑柄。不过,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向往,对未来的生活作一点憧憬,也未尝不可。我的十种预测中,有这样一条:“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。对艺术的参与,将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而艺术将成为一种润滑剂,使随着科技发展而变得日益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和活力。”这样的看法,未必人人同意,但是这些年来生活的发展和变化,多少印证了我的看法。艺术,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业余爱好。而在这样的变化中,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作家的文字,也越来越多地涉及艺术的领域。上海的女作家龚静,以她隽永清丽的文字,孜孜不倦地向读者展示着艺术的魅力。这几年来,我一直注意她的这类文章,并且常常被她精妙细致的叙述吸引。她最近要出版的这本书,就是一本议论绘画的散文集,我读过书中的一部分文字,其中既有一个美术欣赏者惊奇沉醉的目光,也有一个学者幽邃优雅的思索。这是一本值得向更多读者推荐的有意思的书。

我喜欢读龚静谈画的文字,不仅因为我对这些话题感兴趣,也因为她的文字透露出来的才情和见识。面对着古人的画,她常常会遐想联翩,用活泼灵动的文字,把读者引入历史,引入千百年前的那些有趣的瞬间。她对画意的阐述和描绘,

绝非人云亦云,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观点,其中有同道的偏好,也有学者的立场。譬如她谈南宋马远的画,并不仅仅就画论画,而是深入分析当时的历史和画家的心态和生活,品尝出与众不同的滋味。谈马远的《踏歌行》时,她只用一句话便很生动地点出画中的意境,那是一种“捺住心里的笑声却硬出一张脸的心知肚明”,似乎与古老的画面不相干,但却巧妙地用今人之语道出古人的心境。谈宋徽宗、倪瓒、徐文长、陈老莲、金农、齐白石和林风眠等画家,也无不如此。

龚静不仅喜欢传统的中国画,对西洋的油画,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她的文章谈到很多欧洲的绘画大师,谈他们千姿百态的作品风格,也谈他们绚烂曲折的人生状态。她写拉斐尔、达·芬奇、高更、雷诺阿、毕加索和弗里达等画家的文章,都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般介绍,而是深入到作品的内核,层层递进地剖析画家的灵魂。这样的文字,相信不仅是一般读者,即便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,也会从中大有获益的。



对龚静来说,写这样的书,并不是追赶时髦,这符合她的性情。龚静是大学教师,除了教书讲课写文章,她有很多雅兴。写字、摄影、绘画、听音乐,她都兴致勃勃。我曾经听她弹古琴,一曲《平沙落雁》,弹得有板有眼,余音绕梁。在上海这个喧嚣都市中,像她这样能沉下心来欣赏、追求、研究艺术的女子,实在不多见。我曾经对龚静说,你应该把你的兴趣,向更多的人推广。她笑着回答说,我只是自我陶醉罢了。以她不喜张扬的性格,这些美妙的艺术情思,很可能只是回荡在她的书房和小小的朋友圈里。所幸的是,她的职业是大学教师,她还是作家,会有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她的声音,会有读者在书中为她的文字而共鸣。

在龚静这本新书出版时,写下这些话。能在这样一本美妙的书前为读者作一个引导,我深感荣幸。

2003年11月12日于四步斋

目 录

序(赵丽宏)/1

风来四面,且卧当中

翩若惊鸿/3

簪花仕女/8

朱雀入神 14

夜宴/18

触袖翻飞,踏歌行/22

风来四面,且卧当中/28

高古“梅僧”/34

黑白龚贤/39

花鸟皇帝/43

把自己瘦成一棵树/48

老来做了山水痴/52

偃头偃脑的鱼鳃,青眼向云天/56

野藤里的葡萄/61

大匠之门/65

皴·留白/71

别了兰竹,别了松月/77

一钩新月天如水/80

孤鹜/85

莲花开了

静穆/93

人性的无限可能/97

温柔地、深情地、庄严地，她从天上走下来/103

力量/109

将尽的阳光总是拉长了拱廊/117

维米尔的日常生/120

金色/124

色静老树中/130

一个苹果震撼巴黎/137

太阳出来了，莲花开了/143

漂浮的诗意/148

快乐没有阴影/152

玛利亚啊！我向你致敬/159

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/164

“为我祝酒吧！”/169

本质/180

春花秋月杜鹃夏，冬雪皑皑寒意加/185

浮世的事情/190

魔法/197

欧姬美的兽骨与花/203

遍体鳞伤地，独自绽放/207

以灵魂的方式行走/213

后记/216



半生落魄已成翁
抱子羞將萬石同
齊嘯晚風寧在
明味無
處去方拋閒野
聽中
張仙

风来四面，
且卧当中

翩若惊鸿

羊年春节长假里,与友人三五兴之所至驱车去了锦溪。这是属于江苏昆山的一个江南古镇。除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气质,锦溪因南宋陈妃葬于镇口五保湖中闻名。也因此,锦溪旧名为陈墓。在1990年代中期去周庄时路过,司机车掌下车人都唤此地为“陈墓”。近年锦溪声名鹊起,不过在老街徜徉尚可看到“陈墓粮管所”这样的陈迹。

不过,似乎陈墓确有许多过去的墓,《陈墓镇志》说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墓也在这里。顾恺之是无锡人,一生大半住在南京,葬于距离不远的陈墓倒也合情合理。大概那时的陈墓是块风水宝地,附近城镇的人都择此墓葬。好像现今上海有好多人家清明纷纷去往苏州祭扫。遗憾那天没有细细打听顾恺之墓今何在,但见陈妃的墓修缮一新于湖中。大概一个妃子的水冢比一个画家的墓茔更让人生发绮思吧。

可是,如果看到过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卷》,洛神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”的曼妙姿态,一定会叹赏顾恺之的妙笔,使一个只见于传说的女神宛然于前,“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”。

有个传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,说的是364年,南京瓦官寺落成以后,寺里的和尚设会邀请朝廷大夫们来击鼓撞钟,捐施钱财。当时士大夫的捐施中没有超过十万的,但是临到顾恺之时——他那时住在瓦官寺东北,也是募捐对象,他看到达官贵人只肯出区区这点钱,心里有气,大笔一挥写上捐钱100万。众人大惊,以为顾

恺之空口说大话,因为知道他手头拮据,拿不出这么多钱的。和尚上前请顾恺之付钱,但听顾恺之说:“请在庙里准备一堵新粉刷的白墙壁,我自有募钱的办法。”和尚将大殿西壁准备好之后,顾恺之闭户一个多月,精心绘制了一幅维摩法像,准备“点睛”之前,顾恺之对和尚说:“第一天进来看壁画的人,请他捐钱十万;第二天进来看壁画的人,捐钱五万;第三天随意布施。”等到开寺时,但见顾恺之信笔“点睛”,顿时维摩诘神采飞扬,“光明照寺”。观画捐施的人挤满了寺门,很快就募集到了百万钱。

所谓“传神尽在阿堵中”,正是顾恺之的绘画思想。他是个画家,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。他一直认为画人物时,头部传神至要,所以“写自颈已上,宁迟而不隳”,慢慢画,不着急。尤其眼睛,他是一定要放在最后的,瓦官寺的“点睛”一刻只不过是其中精彩之一罢了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顾长康画人,或数年不点目睛。人问其故。顾曰:‘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。’”(阿堵乃当时方言,乃“这个”之意,指眼睛。)所谓“手挥五弦易,目送归鸿难”,怎样的眼神才符合此时此刻要表达的心情呢?想来,当下有不少画家肖像画省略五官,真是聪明之举,既避免露怯,激发观者想像,更可谓之审美韵味。顾恺之的“点睛”传神,实在是太考验真功夫了。

“点睛”是顾恺之的传奇,而顾恺之的线条使他的传奇绵延不绝,他的“春蚕吐丝描”,是谈中国画一定要说的早期华彩。

只是年代实在太久远了,顾恺之的真迹早已羚羊挂角,只剩下《女史箴图卷》、《列女传图卷》、《洛神赋图卷》、《斫琴图》的唐或宋之摹本,即便如此,顾恺之的笔意仿如行云流水、春柳拂面,风神依然荡漾。

喜欢看他的线描。《女史箴图卷》中的那些人物,衣袂、姿容、神态,线条匀细婉转,连绵往复,尤其是那些衣纹,轻柔飘拂,如云掠过,如水轻潺,却又点画出人物姿态,虽为规劝的题材,但因了顾恺之的线条,西晋张华《女史箴》一文中那些宫廷妇女必遵守之封建道德箴言,似乎也让位于画面带来的美感了,倒有点宫廷妇

人们的屈原情怀有了一个具体的依托。

顾恺之画《洛神赋图卷》，想来也非偶然，同样身处六朝文化生态中，顾恺之自然也深得其髓。传说顾恺之很幽默，他喜欢吃甘蔗，人家都是从头吃到根，他却相反，人问其故，他回答“渐入佳境”。大将军桓温死后，顾恺之到其墓前哭祭，人们问他如何哭的，他不无夸张地回答：“声如震雷破山，泪如倾河注海”，颇有刘伶酒后“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裤衣”的六朝风范。

于是，顾恺之的传神，“以形写神”是属于他的性灵的，就像他给谢幼舆画像，把他画在了岩穴中。人家问这是为什么呢？顾恺之回答：因为谢幼舆说过，一山一壑，自己都走过，所以把他放在丘壑之中是最合适的了（《世说新语·巧艺》）。似乎以“典型环境典型人物”这样的词语来概括还是轻率的，至少是浅表的，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体贴、一种性灵上的感同身受。

所以，后人将他与南朝的陆探微、张僧繇并称为“六朝三杰”，最为推崇的还是顾恺之，所谓“张得其肉，陆得其骨，顾得其神。神妙无方，以顾为最”。



一般说到顾恺之，似乎很少提他的《斫琴图》。但感觉这幅图卷很有六朝士大夫的情态，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，没有道德说教的故事演绎，就是一些士人在制作古琴——应该就是当时的现实图景了。砍树的，斫琴的，髹漆的，调音的，各个专注着，尤其一坐于圆席上的文士，左手托琴，右手于琴身拨试，脸微侧，全神倾听，音律调试时投入传神如现。描绘一种具体生活事件，除了魏晋砖壁画中的情景，以及清朝时的一些《渔人图》（如戴进、吴伟）、《采菱图》（如金农）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其实是不多的，主要的脉络依然是寄托山水的文人画传统，《斫琴图》这样的情景比较多见于《天工开物》这类“格物”书籍的插图，在“点睛”的传奇之外，让人感觉顾恺之的潇洒有着细致精确的底色。与他的那些传说一起，烘托出一个不止于“魏晋风度”的顾恺之。

说来，顾恺之也是出身名门的，不过到他父辈手中家境已是清寒，成年后，他也就做些小官，先后做过桓温和殷仲堪的参军。后来，回建康（今南京）任散骑常

侍。参军、常侍，都是些闲散职务，顾恺之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，最灿烂的还是绘画。在讲究门阀、各派争权夺利的东晋，顾恺之能深得各方赏识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绘画才华是他的看家本事，对人性的通透使他真正地潇洒。

有故事说，他曾将自己画的一榻精品寄存在桓玄家，并在榻上加了封条。不想桓玄将榻后板打开，把画全拿走了，然后按照原样装好后板。顾恺之见封条一点没动，但开榻后，画却没有了，竟然不惊讶，不气愤，说：“妙画通灵，变化而去，亦犹人之登仙。”非剔透之人何以为之？另说他晚年与诗人谢瞻约定在月下作长诗。谢瞻在远处，过一会儿就称赞几句。顾恺之精神倍增，忘却疲倦。后谢瞻请人代替自己称赞，独自去睡觉。顾恺之没有感觉到，竟然一直作诗到东方既白。不知顾恺之是真的没察觉，还是他完全地沉醉其中了。无论如何，顾恺之仿佛他手下那些线条，曼妙而细劲，柔软绵延，如春云，亦如秋阳，总是怡然。

不由想，顾恺之若在今天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大概就是那种能“中隐隐于市”的人吧，守住了自己的艺术，也并不拒绝市声，心中自有分寸，鹤影留寒塘的那种境界。

顾恺之之前，画家（工）是不留名的，顾恺之是中国画家有记载的开始。

顾恺之之后，他的线条蜿蜒于隋朝的展子虔，唐代的阎立本、吴道子，乃至宋代的李公麟……

当然，更有他的“传神”，他的“以形写神”，从绘画延伸至其他。

顾恺之一生，似乎堪当“神韵”一词。

簪花仕女

这些女子总是沉静地或站或坐着，身后的栏杆回廊幽幽地安静着，芭蕉青竹疏石营造着环境的清芬。

这些女子仿佛恰好静思或止步于娴雅的姿态，眉宇唇齿仿佛有满怀的心事要飞出低檐，却总是心甘地倚在窗前廊下，听一缕箫音。

这些女子偶尔也策马也撑篙，生活的常态终究是于回环的宫墙院落轻移莲步，抚琴把卷针黹捣练，似真似幻，浩淼日月，褪成一帧漫漶的屏影，仿佛就是一个画里太虚。

在中国传统绘画历史中，“仕女图”属于人物画之一种，大多描绘历代社会中相对上层的妇女生活场景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清代就有些也将劳作中的妇女入画的。在手头的一本《一品堂画谱·仕女本》中，就有晓妆的渔妇、浣纱的农妇。不过，仕女图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比较婉约。

战国时的《人物龙凤帛画》大概是最早的仕女图了，一位身着战国曲裾袍服的女子侧身而立，裙裾上翘，袖口装饰条纹花样，她的上方有凤鸟和夔龙，女子仿佛在祈福。按照古墓出土的帛画人物多为墓主人的说法，这位女子该是位官夫人，绘画的表现力上似乎还比较简单，少了些仕女图常常传达的韵味。

女性形象的精心刻画应该是从魏晋时期的仕女图开始，突出的当然就是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卷》、《列女传图卷》和《女史箴图卷》中所传达出来的一种韵味。在“春蚕吐丝描”的蜿蜒柔和绵绵不绝里，古代贤妇、神话传说的仙女，翩然而行，仿

佛洛水的波纹，荡漾。不过，感觉顾恺之的仕女图似乎并非是为了突出某个女子的，他总是把女性放在一个传统的故事或传说中，飘飘衣袂间带出一种氛围，一种感觉，所以“婉若游龙”的洛神再美，画家也是给她一个中镜头，而非特写。就是《女史箴图卷》里的那些近景描绘，人物的感觉似乎更在于一种姿态，那些飘然衣纹烘托出的一种情致。女子的面目还是缺少一种晕染的，似乎她们离我们距离遥远，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女，仿佛河汉迢迢，我们只是徒然地感受着她们的神韵。

唐朝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却是将宫廷妇女推到了前台，逗狗的、看鹤的、持花的、拈蝶的，薄如蝉翼的披帛襦裙，高髻蛾眉簪花，闲闲步态，是春夏宜人的时候吧，髻上的荷花留有淡香，贵妇和手持纨扇的侍女，在园子里赏玩。周昉的笔好生了得，淡淡敷彩，细细线条，竟然仿佛使风都停止了，生怕吹皱了贵妇们身上透明的丝绢，就让那些披帛和着凝肌微微地轻移，款款地走了千年。那天在上海博物馆看到这幅真迹，莹眼面润的唐朝仕女如同一个甜梦，安静地站在现代人面前，其实她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，丰满娴雅，像那鹤一样，留在那闲玩的一刻。周昉时代，盛唐已经过去，可是仕女们身上似乎并未留下多少“安史之乱”的阴影，只是淡淡地安闲着。

其实，在周昉之前，唐朝张萱的仕女画已经出名，如《虢国夫人游春图卷》、《捣练图卷》等，但传世作品很少，后人看到的多为宋人摹本。李公麟摹《虢国夫人游春图卷》的《丽人行图卷》，和宋徽宗赵佶摹的《捣练图卷》，依稀可见张萱风韵。

虢国夫人游春的时代是唐玄宗主政期，大唐气象还是余韵缭绕，杨贵妃的姐姐一行策马踏春，飞溅的泥土大概也是一路飞花吧。“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”（杜甫《丽人行》），红绿相间里，唐朝的贵妃们似乎并不似后来的仕女那样娇弱，她们在丰腴里透着一种飒爽，妆面也很简单，并无花钿蛾眉的装饰，大概贵妃轻身出行的缘故，因为在《捣练图卷》中，同样是宫廷妇女，脸上的花钿、蛾眉，发髻上的牙梳一样也不少的。看后人模仿的张萱仕女图，感觉这个画家很讲究构图，人物之间总是呼应对照，藕断丝连。《捣练图卷》中，捣丝、缣丝、熨丝，环环相

扣,渐次过渡,尤其是熨丝一段,经常为后人引用,但见两女两头拉住丝匹,蓝色襦裙的女子微微后仰的样子,让人感觉她正用力把丝绷紧,使中间手持熨斗者好生操作。一小丫鬟与熨女交错相背而立,另一小女,或许是哪位妇女的千金,正调皮地弯身下蹲,好像是要瞧瞧这布的反面到底藏了些什么。如此,正面、背面、斜向、高低、直倾,每个人的角度都是变化的,静态的画面,就动了起来,或许还会有些家长里短的闲话吧。这样的仕女图里是有生活气息的,金线勾勒的裙裾,荡漾的是华丽也是日常,就好像杨贵妃和唐玄宗的《长恨歌》,倒也并非全是那种皇帝妃子的恩宠,也是如家常夫妇那样的使性子闹意气的,所以,终是有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”的阴阳思念之情。



有一幅《弈棋仕女图》没有留下作者名字,不过气象却也不输于张萱的“虢国夫人”、周昉的“簪花贵妇”。她是一个正下棋的女子,高髻簪花,眉间装饰八字晕饰,面色红扑扑的,比宫廷里柔美的贵妇似乎多一种健朗之气,体态自然也是丰美,蓝花袄绿罗裙,白纱披帛,看她的手夹着一粒棋子若有所思,神情专注。这幅画看上去有点破残,它是吐鲁番阿斯塔那 187 号墓出土,墓主张氏是武则天时代安西都护府的官员。这幅弈棋图是出土文物之一,其他表现的也是贵妇家庭生活场面。

唐代的贵妇形象到了五代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,表现更加多元了。体态当然不再那么丰美了,不过也并不清瘦,显得适度、温柔,她们上襦下裙,系着颜色鲜明的柔长的腰带,或者是家眷,温婉地坐在胡床上听戏闲聊,或者是女仆,摇着扇子端着水盆,侍立主人身侧,或者是乐女,吹箫弹琵琶,是宴会上不可少的焦点,已然定格成后人对古代仕女的一种“图像符号”式的诠释。

虽然,有着乐女们眼梢里的欣欣然,跳舞女婀娜动感的姿态,赏乐的妇人交谈的活跃,不过,总体而言,“夜宴”里的仕女都有着一种温和的神情,纤细柔曼的身姿,在那些深色袍服的男人中,是一种间奏,其实也是一种“被观赏”的对象。

仕女图在明清才兴盛起来。之前的漫漫岁月,文人墨客们更喜欢以山水的皴